

沈雲龍編輯

明清史料彙編

集 六

第六冊

文海出版社
印行

明清史料彙編 六集 目錄

第六冊

梨洲遺著彙刊

二

清·薛鳳

昌編

六二九

連外卷

南
雷
文
案

康笙署



南雷文案序

吾師黃先生非欲以文見者也。然梁竊引孔子之言曰：文不在茲乎？是文即道也。孟子既沒，文與道裂而爲二。趙宋以來，間有合之者，然或以道兼文，或以文兼道。求其卓卓皆可名世者，指亦不屢屈也。而先生起於文衰道喪之餘，能使二者煥然復歸於一，則雖謂先生竟以文見可也。歲戊午，梁謀刻先生之文，以惠當世，嘗出一言募之同人。而先生之門多貧士，越二年始有應者，乃相率而請諸先生。先生手選其所作十之二三，曰：南雷文案。授萬子斯大爲之校讐。斯大謂梁曰：集例有序，斯序恐當屬子矣。梁念侯芭李漢尙賴子雲退之以傳，而不足以傳子雲退之。小子何人，乃能荷茲大任乎？固讓不敢。已又念三百年來作者林立，先生實集其大成，而淺見小夫自坐井底挾冊兔園者，不知其文章之醅肆蜚聲藝苑者，不知其理學之淵源。使斯集出而天下指先生爲一時之文士，則吾輩弟子之罪大矣。因與斯大舉有明一代之文，與先生之文而私論之，曰：金華之學有其博瞻而無其精深，甯海之氣有其浩蕩而無其沈摯，姚江之識有其高超而無其典實，吉水之養有其蘊藉而無其風華，玉峯之神有其簡潔而無其雄厚，毘陵之才有其

快利而無其堅凝。而要之原本於六經。取材於百氏。浩浩乎其胸中。而落落乎其筆端。固濂洛韓歐所不能兼也。斯大曰。如子言。毋乃徒以文見先生乎。梁曰。非也。昔者子貢之於夫子。有文章可聞。言性與天道不可聞之說。先儒謂其悟後。始有斯語。而愚獨以爲是終多識之見。夫三代而下。或有不言情道之文章矣。甯夫子之文章。而有不言性與天道者乎。不知文卽爲道。而謂道在文章之外者。非鄙陋之儒。欲自掩其短。則浮華之士。未能一窺其奧也。善讀先生之文者。甯如是乎。斯大曰。然則子盍書之。以告天下之讀南雷文案者。梁唯唯遂書之。康熙庚申孟秋之月。門人鄭梁百拜謹序。

南雷文案目錄

卷一

稱心寺志序

惲仲昇文集序

姚江逸詩序

半山先生詩序

景州詩集序

朱岷左近詩題辭

樂府廣序序

霍丘名宦錄序

李杲堂文鈔序

陳子文燕中詩序

陳夔獻偶刻序

黃孚先詩序

阿育王寺舍利記（入文約）

與文定
並出

應窠頂日月並升記（原缺）

卷二

答董吳仲論學書

與友人論學書

與陳乾初論學書

與李杲堂陳介眉書

辭張郡侯請修郡志書

再辭書

辭祝年書

謝陳介眉代辭博學宏儒書

壽兒壙志

萬履安先生墓誌銘

李佩于墓誌銘

三峯禪師塔銘

劉伯繩先生墓誌銘

叔父季眞先生墓銘

孫女阿迎書碑

卷三

高日中墓誌銘

施忠介墓碑銘

旌表馮母鄭安人墓誌銘

魯季棨先生墓誌銘（入文約）

與文定重出

黃復仲墓表

陳潮生節母墓誌銘

查逸達墓誌銘

張旦復節母墓誌銘

徵君沈眉生先生墓誌銘

（入文約）
與文定重出

李叔範墓誌銘

卷四

申自然傳

郭黎眉傳

冬青引註（別刊）

七怪

書淡齋事

作文三戒

續師說

張元帖哀辭

祭萬履安文
庭誥

外卷

錢岷軒七十壽序

張奠夫八十壽序

李杲堂五十壽序(入文約)

與文定
重出

陸汝和七十壽序

徐蘭生七十壽序

陳夔獻五十壽序

仇公路先生八十壽序

陳伯美先生七十壽序

張母李夫八六十壽序

范母李夫人七十壽序

施恭人六十壽序

南雷文案卷一

餘姚 黃宗義 太沖著

稱心寺志序 丁未

人才之在天下也。其生也於億兆之中。而有數十人焉。其成也於數十人之中。而不能一二人焉。此數十人者。其初非不兀然見異於億兆人也。豈知其卒與億兆人而同盡耶。此一二人者。其初未嘗兀然有異於數十人也。豈知數十人者。只供一二人潤色之具耶。夫數十人者。康節所謂由一人之人。能特出以至百人之人。千人之人。生之非不貴重矣。乃不能積之以至億人之人。兆人之人。而終成其爲一人之人。其不自貴重亦可惜也。戊寅己卯之際。余與越中知名士數十人。事子劉子於講舍。退而爲東浙文統之選。其時數十人者。上之學性命之學。次之亦以文章名節自任。其視億兆人如無有也。趙子禹功於其中。蓋亦一人之數耳。事有不可知。曾不一二十年。而數十人者。天下已莫能舉其姓氏。吾黨知之者。亦曰某也。迫於飢寒。某也轉於流俗。生前身後。蓋已爲狐狸貓貉啗盡。而禹功擎拳撐脚。抗塵決網。得有其耳。目口鼻於城郭阡陌之間。望而知爲有道者。不與數十人者。

同其陸沉殘破。則若向之數十人。爲禹功一二人而設也。丁未之秋。出其所著稱心寺志。命余序之。夫禹功以燕許廟堂之筆。拈撫於窮村絕浦。不以爲枉。天而沾沾卷石之菁華。一花之開落。與桑經酈注。爭長黃池。則是獅象搏兔。皆用全力爾。吾聞禹功之在寺也。因於內衡法師。朝則撾鼓聚衆。衡師上堂講相宗。暮則撾鼓聚衆。禹功上堂講四書周易。一時龍象帖帖坐位下。恐不卒得聞。昔趙大洲以內翰爲諸生。談聖學於東壁。鄧豁渠以諸生爲諸生。爲舉業於西序。朝夕聲相聞。學宮傳爲奇事。夫儒書內典。習者各樹城柵。兩不相下。非如舉業之於聖學。同出一先生之言也。有傳衡師禹功之事。不更爲奇耶。雖然。禹功固所稱儒門數十人之一二人也。又爲釋氏強分其半。余其能無慨也夫。

惲仲升文集序 名日初常州人戊申

舉業盛而聖學亡。舉業之士。亦知其非聖學也。第以仕宦之途。寄迹焉爾。而世之庸妄者。遂執其成說。以裁量古今之學術。有一語不與之相合者。愕眙而視曰。此離經也。此背訓也。於是六經之傳註。歷代之治亂。人物之臧否。莫不各有一定之說。此一定之說者。皆膚論瞽言。未嘗深求其故。取證於心。其書數卷可盡也。其學

終朝可畢也。雖然，其所假托者朱子也。蓋將朱子之書一一讀之乎？夫朱子之教，欲人深思而自得之也。故曰：若能讀書，就中却有商量。又曰：且教學者看文字，撞來撞去，將來自有撞着處。亦思其所謂商量者何物也？撞着者何物也？要知非膚論，譬言可以當之矣。數百年來，儒者各以所長暴於當世，奈何假托朱子者，取其得朱子之商量撞着者，槩指之爲異學而抹殺之乎？余學于子劉子，其時志在舉業，不能有得。聊備戴山門人之一數耳。天移地轉，疆餓深山，盡發藏書而讀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礙解剝，始知曩日之孤貧爲不可贖也。方欲求同門之友，呈露血脈，環顧宇下，存者無幾。突如而發一言，離經背訓之譏，蹄尾紛然。然吾心之所是，証之朱子而合也。證之數百年來之儒者而亦合也。嗟乎！但不合于此世之庸妄者耳。武進惲仲升，同門友也。壬午，見之於京師。甲申，見之于武林。通朗靜默，固知戴山之學者，未之或先也。而年來方袍圓頂，叢林急欲得之，以張皇其教。人皆目之爲禪學。余不見二十年，未嘗不以仲升去吾門牆，而爲斯人之歸也。今年渡江，弔劉伯繩，余與之劇談晝夜，盡出其著撰，格物之解，多先儒所未發。蓋仲升之學，務得于己，不求合於人。故其言與先儒或同或異，不以庸妄者之是非爲是非也。

余謂之曰。子之學非禪學也。此世之中而有吾兩人相合。可無自傷其孤零矣。或者曰。仲升既非禪學。彼禪者何急之也。余曰。今之禪者。其庸妄亦猶夫今之舉業之士也。惡能爲毫釐之辨哉。其貌是則是之而已。然則仲升之貌。其貌何也。余弗答。因書以爲仲升文集序。

牛山先生詩集序

印寅

唐多詩人。颯扇波委。即偏方下邑。么絃孤韻。亦瞥入簡牘。而吾姚江自虞永興以外。寂寥無聞焉。且永興又隋氏之遺也。以唐詩人之多。姚江人物之衆。而單聯隻句。不能分有唐之一數。豈其風雅道衰。地土使然耶。抑窮山海島。傳之不能廣耶。不然。在當時未嘗不繕寫模勒。流傳人口。久而遂至失落耶。余讀家集。至牛山先生詩。而有感焉。先生余六世族祖也。諱嘉仁。父翊。字九霄。九霄善近體詩。書法趙松雪。畫竹石菊花。尤入神品。今其詩失落。而先生之詩。尙存十之一。緣情綺靡之功。聲勢物景。能感動人。淺其載之唐詩紀事中。故亦嫣然秀出者也。而屈抑於諸生以死。其時中原少年。遞相倣效。競作新詞。自謂何李詩體。一經品題。姓名便不寂寞。先生與一二窮退無力之徒。唱之而未必能和。和之而竟亦莫能解也。安望

其傳之之廣乎。余閱有明文集。唯正德間模勒最工。卷軸繁多。此皆有力者所爲。先生有作。脫口之後。書之故紙。題之敗壁。其繕寫亦一過再過而已。在當時已如此。又何待久而失落乎。由先生父子言之。百年之間。父老見聞猶在。已同榮飄音過。歸於磨滅。況有唐千年之遠耶。則姚江無一詩人之傳者。非其風雅道衰。亦可知矣。今先生所傳之一二。亦豈能必其傳遠。但自先生以來。姚江之爲富貴者何限。卽有子孫。守其遺集。裝潢投贈。偶揭一二板。便嘔噦棄去。以充糊壁覆甑之用者不少矣。曾有如先生之殘編欣賞而讀之。讀之而唯恐其盡否也。

景州詩集序 甲寅

公諱尙質。別號醒泉。吾始祖鶴山公之十三世孫也。嘉靖己酉。舉於鄉。知息縣。陞景州守。修董仲舒書院。改周亞夫祠。皆自爲文記之。隆慶元年致仕。所著有青園錄詩近千首。余存其十之一。以官名之曰景州詩集。序曰。若景州公者。乃可謂之詩人矣。夫詩以道性情。自高廷禮以來。主張聲調。而人之性情亡矣。然使其說之足以勝天下者。亦由天下之性情。汨沒於紛華汙惑之往來。浮而易動。聲調者浮物也。故能挾之而去。是非無性情也。其性情不過如是而止。若是者不可謂之詩。

人周伯弼之註三疊詩也。以景爲實。以意爲虛。此可論常人之詩。而不可以論詩人之詩。詩人萃天地之清氣。以月露風雲花鳥爲其性情。其景與意不可分也。月露風雲花鳥之在天地間。俄頃滅沒。而詩人能結之不散。常人未嘗不有月露風雲花鳥之咏。非其性情。極雕繪而不能親也。景州之詩。咽嚔於冷汰。纏綿於綺靡。江濱山畔。至今性情恍然猶在其斯。謂之詩人之詩乎。余嘗輯姚江逸詩。千年以來。稱詩者無慮百人。而其爲詩人者三人而已。宋高菊磻。明宋無逸。及景州是也。菊磻之詩。僅見之詩話。武林舊事者。不過十餘首。無逸詩集久堙。余從其後人鈔之以傳。景州當時詩畫與楊秘圖齊名。秘圖詩散失。而景州亦無有明其能詩者。異時諸老先生論姚江之詩。盛稱陳太常。贊馮雪湖。蘭兩人。太常之和唐音。未免一時習氣。雪湖與謝文正唱和。險韻相伯仲。擬古樂府。去西涯遠甚。雖各有長處。要俱不可謂之詩人也。顧他年有定姚江詩派者。菊磻爲詩祖。景州則又爲吾黃氏之詩祖。當不舍吾言而取定於前人矣。

朱岷左先生近詩題辭 丙辰

岷左先生示余出蜀歸田之詩。命題數語。余唯山川文章相藉而成。然非至性人。

固未易領略。嘗讀陸務觀入蜀記。攬結窈冥。卷石枯枝。談之俱若嗜欲。故劍南之詩。遂爲南渡之巨子。蜀在西南天表。非左思之賦。少陵之詩。亦不能移其觀於中土。豈非相藉哉。百年以來。自曹能始而後。蜀竟陸沉。再經喪亂。其名蹟之幽邃者。固不必論。即工部草堂。古今屬目。去萬里橋不數里。先生往尋之。蜀人無知其處者。徘徊於荒烟蔓草之間。得浣花殘碣尺寸。推按故地。始出。先生如遇故人於萬里外。歡叫欲絕。此等情懷。與務觀何異。詩那得不佳。故先生之詩。沖雅而刻畫。字句之外。一往流連。真能與山川和會者也。先生爲余述其入蜀。從潼關過嵩華。磅礴空翠之中。車馬都爲碧色。棧道之上。高峯入天。停午始漏日影。恍如夜行。漢高祖所謂燒絕棧道者。註云。險絕之處。傍鑿山岩而施版梁爲閣。是人從棧上過耳。不知路鑿於山腹。棧增其濶。以收目眩。燒絕者。壞其鑿路一處。則百里皆廢矣。不是單燒棧。亦不是處處皆燒絕也。江行出峽。巫山巴水。六書像形陽臺十二峯。沿亘數百里。突兀霄漢。一一辨其嘉名。以正前人之誤。古木窮猿。寒岩怪鳥。空響相答。淒入心脾。先生相對言時。僧樓茗碗。几席亦爲浮動。嗟乎。山水於人。此生亦有緣分。余甲午之歲。發願名山。拚十年爲頭陀行脚。咽嚔冷汰。滌濯滓穢。歸來讀書。